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王元愷

文公易說卷十七

宋 朱鑑 撰

說卦傳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它那箇活法却須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有活法且如筮得之卦爻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它到這裏又須别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

恁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揲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道理旁門曲逕正理不只如此 燮淵録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到那贊命於神明這只是說道它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 同上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神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

神明此却是說見助於神明 同上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少 同上

幽贊於神明猶治於人之於言見助於神明也 林學蒙錄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如此却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

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圓而言參兩如天之圓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楊道夫録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三之則為九攷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止乎兩不能為三三而兩之為六為坤金去偽録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二老為陰陽二少為剛柔又曰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舒高録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自此起與大衍之數五十各自説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矣晏淵録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蓍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挨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同上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

來有人説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了

同上

觀變於陰陽且統説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説初閒做這箇卦時未曉得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陽那是老陽少陰

同上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蓍數上觀否先生云

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説到蓍數處　林學蒙録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分奇耦便是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説只是引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説該所謂鶻侖吞棗者是也何由知其味邪　答林學蒙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而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以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

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别之則有六爻問隂陽剛柔一也而别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隂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泰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隂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揚道夫録

問和順道徳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説是就易上説先生云是説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先生云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

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林學蒙録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説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説底上一句以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説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

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答柯國材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說 答許升

盡心知性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作易之事答何鎬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源㬢淵録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同上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得

盡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陳淳録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　萬人傑録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云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雖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横渠之說未當　周謨記聞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

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李閎祖録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為臣知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者至命是天之所以與我者也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

至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能此一作行此○吳必大錄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它所以要窮理忠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窮理循理𡨋淵錄

聖人作易時具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後人說

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自淺至深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説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同上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祇是這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

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是人之義四是地之柔初是地之剛
楊道夫錄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地道天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也金大
偽錄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㬊淵錄

㬊亞夫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如何比剛先生云人施恩惠時

心自是直行無疑憚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一有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而漸衰自是柔　蕭佐録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須着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甞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如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

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一如一闢一闔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陳淳録

因說仁義先生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出入往來皆由這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恁地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别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説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仁義禮智説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藏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

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盖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强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沈僩錄

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衮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

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温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同上

問大學或問中健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健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袁機仲正來爭辯他引君子於仁也柔於義

也剛為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説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同上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説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内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此意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闢内外人須自體察取_{錢木}

子録

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

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陳埴

錄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如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自不相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

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只是以氣言耳

黄顯子録

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

之意答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答董銖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舒高錄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便為兩矣顯子錄賀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柔剛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揚道夫錄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同上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斁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沈僴錄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射猶犯也萬人傑錄

水火不相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義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為用此二義皆可通楊道夫錄

問水火不相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亦水火與雷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

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其相應也楊道夫録

問八卦相錯先生荅云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如此相錯呂燁録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昺淵録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晫山以止之不得只是云艮以止之其義方得林學蒙錄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授底參同契中亦有些意思相似與歴不相應李通云紐捻將來亦相應

也用六日七分其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義理排將去如復只是用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應氣候揚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易意思溫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從中起且只說圓圖又云文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

意思這箇只且恁地說無大段分曉證佐未甚安晏淵錄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也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同上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思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

說萬物終始處

問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邵康節

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

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

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

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

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㐲地説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答曰切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閤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

楊道夫録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他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處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乎此去安用慰勞他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底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

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思

同上

問勞乎坎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竊意

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答云恐或如此然此一

節多難曉處答潘時舉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至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

某竊謂止言六子用大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

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兊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别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

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是孔子創爲之而作序卦邪抑自文王周公繫辭之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義邪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

問易象先生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爲馬而乾之象却

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同 林恪錄

揚至問艮何以為手先生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陳安卿說麻衣以艮為鼻先生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他亦各有取象安卿又問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股先生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最亂道是麻衣易 黄義剛錄

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

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說耳答鄭可學

程德夫說徐彥章說先生易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象牽合坤為牛遍求於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取或以一爻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頭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因曰易象也須是有此理但恁底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以離

為雉又著了討許多來程又謂渠謂占只是火珠林一法曰只自火珠林始因舉洪範稽疑舜亦闕占又左傳闕其來已久矣黄顯子録

震一索而得男云云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蓍看揲蓍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同上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

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乃是震者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是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蓍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卦林學蒙録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

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淵錄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同上

為乾音干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決躁故為躁卦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來也無意思同上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也

同上

序卦傳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淵錄

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巽震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同上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同上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亦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易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

之義與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都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楊道夫錄

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答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若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

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先生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

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 揚道夫録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末稍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

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臨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噬嗑食也賁无色也義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

不在焉於此盖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彖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為精密非他說之所及矣答虞大中

問謙輕而豫怠也謙何以為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悦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爻冥豫是也金去偽録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箍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

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火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
看雜書所以被它說動了

正訛

乾卦有兩箇其唯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
必有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作
小人反中庸這却人改得是　葉賀孫錄

比吉也也字羨當云比吉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
吉字　輔廣錄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為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彖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貳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記易誤

問益卦彖辭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

乗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擊之先生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闕之

未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或云當作拯字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晏淵録

加我數年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説然文意恐不甚安謂使後人不敢輕立説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答江默

其人天且劓天當作而黄顯子録

小本易傳尚作誤字已令兒子具禀大本校讎不為不精尚有闕誤答吕伯恭

婺本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字説聖字從壬不當從壬

吳必大録

東萊聰明看義理却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引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麤着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也黄義剛録

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

小及行字跡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必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答滕珙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黄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

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爐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耳其它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聽塗說綴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嘗得所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爲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

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說亦必有奇絶過人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質厚兆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𢬵其所謂當於義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脚跡下盤旋者而

與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
摘其謬妄之實而揞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
日書　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假守南康始至有前湘隂主簿戴
師愈者來謁老且覺使其揩自掖而前坐語未久即
及麻衣易說其言膚淺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
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
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莫

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則曰坎兑皆水而卦畫不同若煑藥者不察而誤用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所雜著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為附託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

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為
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
信所疑之不妄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
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鄙陋瑣碎穿穴
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若欲以其事馳報敬夫則敬
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
為吏然不為它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
欲使我親究其實邪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

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者非苟然也

再跋麻衣易說後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秖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

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樸陋予嘗識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予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贋書二人皆

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名書者 偶讀謾記

熹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經請業茲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熹舊見之嘗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

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
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
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跋之人初
亦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為宗而問
其傳授來歷則又祕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
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間
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
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贋作之實者然亦無能

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為此人所造不疑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李戴註題四家之文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説亦嘗見之其人見為進賢令至此數得通書愷悌博雅君子人也自別有易説又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

達丈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欲

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便人日久且

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便拜答

答李椿

邵浩曰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大

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關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

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一戴主簿作某

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無老却也讀書博記某一日

訪之見它案上有一冊子問是誰文字渠云是某有

見揪録某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看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它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一兩箇下來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始得遂大笑又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它家借得渠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將逐卦來牽合取象畫成圖子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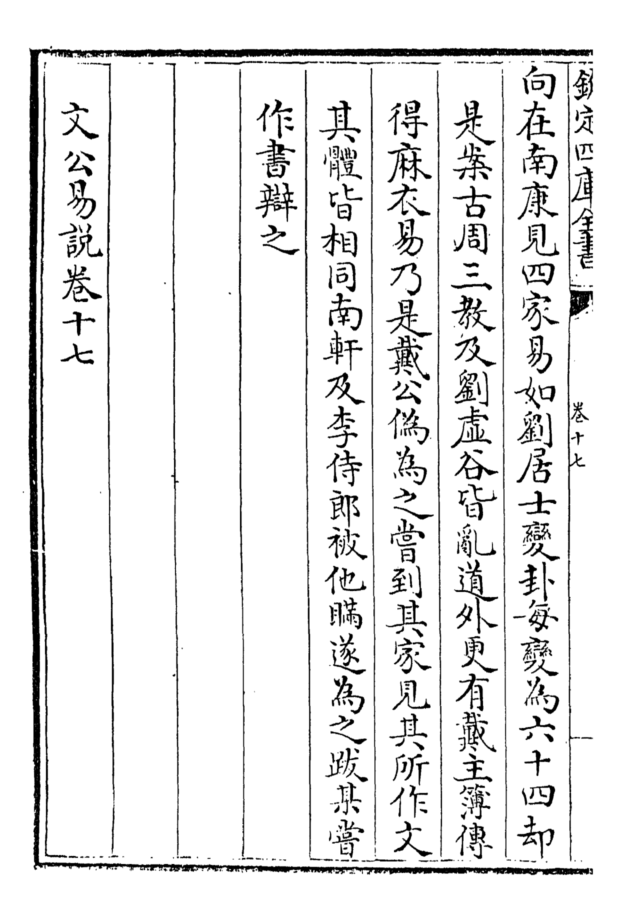
笑需卦畫作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子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其遂寫與伯恭轉聞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若如此戴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來託其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

先生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浩録

又曰麻衣易説乃南康戴主簿作嘗親見其人稱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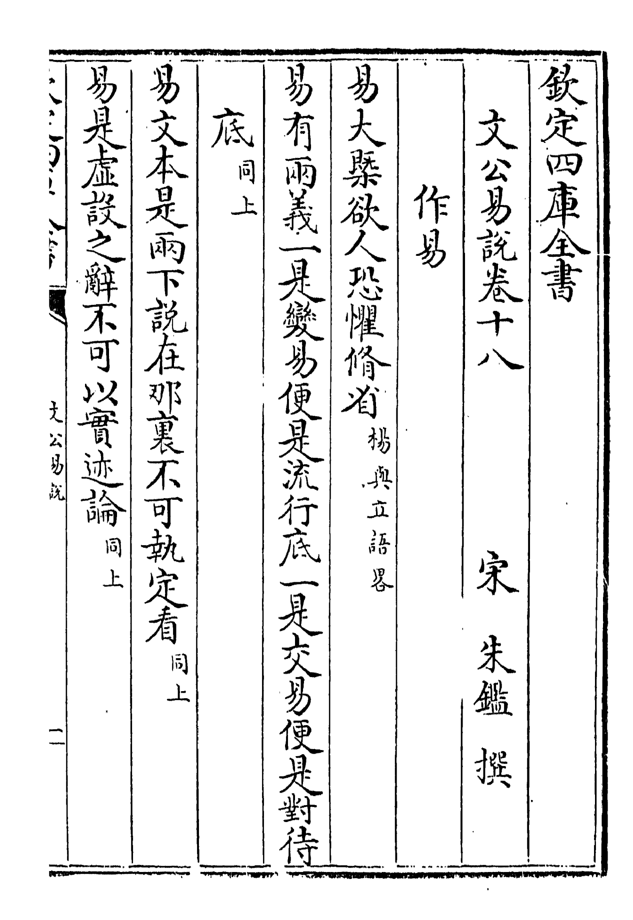
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往訪其家見案上雜録一冊乃戴手筆其言皆與易説大略相類及戴死其子弟將所作易圖來看乃知真戴作無疑

陰符經恐是唐李筌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説起遂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亦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南軒看文字甚踈 楊道夫録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變為六十四却是棨古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偽為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某嘗作書辯之

文公易說卷十七



文公易説卷十八

宋 朱鑑 撰

作易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楊與立語畧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 同上

易文本是兩下説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同上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 同上

易難看無箇言語可形容得蓋爻辭是說箇影象在那裏無所不包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沈僩錄

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不比似他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潔靜精微是不犯手記曾云潔靜精微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黄顯子錄

潔靜精微是不滯着一箇物事

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楊與立編

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文則見其本旨矣黄顯子錄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跡處甚散漫如大象蓋是汎觀天下萬物取得來闊往往只髣髴有這意思故曰不可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胷方看得譬如天地生物極細乃若又有突兀麤拙者近趙子欽得書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畧此譬云燭籠添一條骨則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更好蓋着不得詳說也黄㽦子録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文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

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　潘時舉録

先生曰看易須是看他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虚至静而已忽然在這至虚至静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曰潔静精微易教也葢易之為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箇

有這政事謀謨方做出書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爻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既有爻畫方見得這爻是如何這爻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所以靈若是似而今說得來恁地拖泥合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呂燽錄

林以頴解放勲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

說為優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盖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如程子所說

以動者尚其變已是卜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十三卦是也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辭皆是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如何得知伏羲意思無之伏羲畫卦時亦無意思他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耳故用

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煞有不可曉者然亦無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耳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如比卦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之類便不可曉其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明易曉者看如文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

淺然却不到差了葢為學只要理㑹自已胷中事耳其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㑹二書便入於鑿若要讀此二書且理㑹他大義易則是箇尊陽抑隂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長盈虛之理春秋則是箇尊王賤霸内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㣲廣録〉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葢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者無非一隂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

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數者衹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閒其時則有消長之不

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辯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

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事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

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葢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葢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

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是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又曰易是箇有

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也在裏但是未
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
其敬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是先為他說事
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
事君底意思也不與做不是他意但須是先與結了
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
今人心性褊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衮
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

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
來都使得孔子説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
其不可拔潛龍也便是就事上指殺説了然會看底
雖孔子説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説
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説是包含説假託説不
惹着那事包含是説箇象在這裏無所不包又曰卦
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

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已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

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分上繫下繫也左傳所謂

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董銖録

又云今人讀易當自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彖象文言說話方思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也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畫八箇卦此處有錯後來親見其卦有其象而已大要不出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時亦未嘗說破

只是教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彼者凶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早是非伏羲之意也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時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及孔子繫易作彖象文言則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理然猶因卜筮而言也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吉凶卦爻好則吉不好則凶卦爻大好

而自家之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德不足亦凶爻雖凶而德足以勝之亦吉反復就卜筮上發誨人底道理如需于泥致寇至此爻自不好象却曰敬慎不敗也蓋爻雖不好占者知慎畏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只畫八卦

文王再出依前只行六十四卦禹再出依前只是洪範九疇外此更有甚差異事

問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文辭以斷天下之疑孔子作彖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文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耳答云此說近之然亦未盡答林學蒙

問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

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耦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為始終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其事居其時用其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答云此說近之然既知此而又不免為前段之支蔓穿鑿何邪 同上

問易有取爻卦象以為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答云亦不必如此籠罩同上

劉礪問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剛柔陰陽吉凶消長之理而已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八箇卦如此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却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說箇方法如此教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伏羲八卦那

箇有甚麼言說

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鄭公藝圃折衷辨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無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 陳淳錄

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要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畧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聖人罕曾說及徐寓録

胡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曽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它說得虛陳安卿

閒先生不取謝氏說若莫是為它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隂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說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

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黄義剛録

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恁地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十翼從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而萬事畢其他都不說火間和那一又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如今只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孤

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詠而歸底意思同上

石洪慶問易數先生云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潘時舉錄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湊到六十也鍾律以五

聲十二律亦積爲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十爲節余大雅錄

初三日夜問學易曰恁底說也得然聖人自說易之無窮不成只是聖人用了他人無用處今曰易道以何爲易只是吉凶消長天理人事是也黄顯子錄

又問七十從心學易無大過曰聖人自言易之難盡若如此看却是低小了聖人同上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雖

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廖德明錄

讀易

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於士庶人皆有用處楊與立語略

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行有得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望聖明之留意焉己酉擬上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文辭如籤辭甘節錄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先生曰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

虛明寧靜時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董銖錄

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楊與立語畧

問易如何讀答云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己見讀其他書亦然金去偽錄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玩易齋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

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為初間是如何後來又如何若如屈曲之說却是聖人做一箇謎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書不待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葉賀孫錄

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孝悌便是孝悌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

享字只看王用享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享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强附合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 同上

黃顯子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文字 同上

㝢問五十以學易章集註先生舉史記作假我數年云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易乎曰作彖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此時方讀易也

徐㝢録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仁吾豈敢不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

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旨只在無大過不在五十上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吳宜之記不起云然李閎祖錄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皆不曾着心記當紬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却不能解得緊要處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

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着力處也　答張洽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别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

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文意之正此猶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也

答呂祖儉

器遠問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事物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纔遇一事即就一事竟究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

末了又看一箇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欲盡窮天下之理又非是止窮得一理便到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此語是親切 黄賀孫録

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自可 徐容録

先生問此去做甚工夫對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否先生曰既嘗看詩不若先詩後易 吳必大錄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對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

所在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然非譬喻也故就其閒推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邪答黎沈李

易難看學者不若且看大學中庸語孟詩書較好商量

揚與立語畧

問看易答云未好看易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等書某枉費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畧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徐寓録

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

說春秋義例易爻象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會他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却緊要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陳淳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

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 同上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説 廖德明録

學者欲看易曰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為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自説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之比如古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四

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當初只是卜筮之書耳

蘇宜久辭歸問歸去意欲觀易如何曰而今若教公讀易只看古注及近世數家注又非某之本心若必欲教公依某之易看其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曉不得亦非所以為教如此看來則易便是箇難理

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過只是此數者

沈僩録

先生因蘇丈問要看易謂之曰易難看而今道要教公依先儒解看則非其之本心道要教公依其底看則又也不敢說如其說底也只說得三四分有七八分理會不得所以說易難看聖人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今既看詩了且看書或看禮禮頭緒多亦難看

其思得一說欲看禮且看溫公書儀蓋他是推古禮為之其中雖有得失然於今日便可得用如冠昏喪祭之類皆可行若能先看此則古禮必閒亦自易理會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此之謂也 呂煇錄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入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警誨之則幸甚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尤為隱奥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答趙善佐

文公易說卷十八